震史記畧 三上

仁宗
明宗
宣祖上

仁宗榮靖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諱 小字億命
中宗乙亥二月二十五日誕降于景福宮庚辰冊封王
世子壬午行冠禮入學甲辰受禪乙巳七月一日昇遐
于景福宮清讌樓小寢在位纔八月春秋三十一 孝
陵 在高陽
妃孝順恭懿仁聖王后朴氏 籍羅州
僉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錦城府院君墉女中宗甲戌
十一月一日誕降丁亥冊封世子嬪甲辰進封王妃宣
祖丁丑十一月二十九日昇遐于景福宮春秋六十四
孝陵 同原戊寅二月十五日葬

元年乙巳上手書喻大臣曰輔相之職百責所萃得其人則治否則亂亡隨之是以古之明君皆重相臣之職必廣擇洪儒碩德之人而任之至有拔於版築之中者今兩相次陞當卜其代惟先王培養人才可謂盛矣擇而用之必有一人當慎擇以宅其位蓋上意於李彥廸而尹仁鏡塵次稱托以柳權李芑卜入芑落点兩司請改正更占柳灌李彥廸擇賢成宋麟壽為大司憲兩司駁左相洪彥弼見啓必避又不喜儒者嫉趙光祖如讐誣以有嫌內外從必沮其仲宮之路迎逢大妃意以為大君疹疾可療大行王祭奠又勸妖尼出入殯殿手書答曰不改父之臣古有其語

先王薨逝纔經一朔遽大臣職則恐有乖於不忍死親之
義而大失待耆舊之道也時慶源大君遘痘上承大妃意
停殯殿饋奠校理丁熿爭之正郎李仲說謂李煇曰今大
君疾甚主上無嗣今聞此報懷抱甚惡煇曰厥後何以知
之而為此言也仲說曰是何言也更有何地可仰乎煇作
色而去仲說謂丁熿曰李煇誤人矣兄亡弟及古今通義
只有嫡統一人更有何議如煇不善之人不可交也 尹
元衡擢拜工判盖慰慈殿之心也大憲宋麟壽知元衡凶
邪且特旨有妨新政論執踰月竟棄新資有長慮者憂其
已甚 卒哭後藥脈用白笠尹仁鏡等請依成宗朝貞熹

王后喪制用黑笠三司啓祖宗朝皆用白笠而成廟遽變
舊制請依五禮儀用白笠從之　命退盡大行王晬容閲
局於明政殿西廊命成世昌掌其事　大司憲宋軼等上
疏曰帝王所以致治者不過講學納諫設教用人治亂者
不過不修四者而已密邇儒師講論禮認存養省察設於
爲政講學之本也精士儒之選重教誨之任必使德成才
達者學校之術也大諧中外台收俊髦惟才德是取者用
人之本也仍請復薦擧科及趙光祖官職答曰復科復官
豈不知爲公論而我父王稱其無罪終不施恩以是不能
遽從也　太學生朴薛康惟先等上疏論趙光祖等學術

及被誣之由請復官爵手書答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辯懸義而真所學之正何以加此先朝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汝等言是非則得矣定是非則非儒生之事姑退而更思之　命刑曹審理栲掠俾無冤枉仍歎曰安得使寡人一世人無一民作奸犯科者乎　上留意刑獄有司請訊囚必顰蹙曰是亦人也何忍暴刑以傷其生乎刑曹湖南訟者上言駕前訴冤命入作文判書尹任啓以自古未有入作文之事上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辨其冤而訟官有違命不任曰此人訟于本曹無幾日其

原作在湖南京郡矣命三懸鈴取來及持來而上疾篤未
及入覽 命先朝妃慎氏所居稱嬪妃宮凡事一依懿壽
宮例舉行 特命還給金湜等官爵財產 帝遣行人張
寧頒誥賜祭賻 命大臣薦拔遺逸曰賢人君子懷才抱
道者雖重其出處亦在人君之所求之誠不誠如何耳求
而得之若果賢矣擢置宰相夫何難哉不然而或以舊例
為拘則求賢之路未廣古所謂野無遺賢之感今不可復
見耶 上移御景福宮為迎詔使也見先王平日所御處
曰此先王之所憑倚也仍嗚咽不自勝左右莫敢仰視
六月雷震慶會樓右右柱上曰心空久矣何驚之有

上自侍疾晝夜不脫衣帶一飲一食視大朝所進及宅恤
漸燬骨立杖而後起二十九日三更命召大臣入卧内御
白袍笠扶而起憑枕而語玉音不能成尹仁鏡等請進藥
上曰予疾藥何能為乎儒醫鄭磏入診宮人欲引出玉手
上不肯尹任在傍揣上意揮宮人出後許診諸臣以此益
知所養之定矣七月一日昇遐于清讌樓前一日教于
大臣曰予疾不可為中宗嫡子只有予與大君予沒大君
可以紹統其傳位于慶源大君索紙筆欲書手戰不能成
字歎曰予平生所懷欲使群臣知之非文字何以盡傳乎
今乃如此痛如之何又曰趙光祖事予未嘗忘于心事在

先朝故不敢輕改今予疾至此其復光祖官秩又命復起
遵金淨官賢良科亦還給紅牌職牒臨薨傳曰父王薨逝
未久予又至此未克終孝予心罔極予死必葬父母塋域
之側以終予心且幾經大喪民力已竭喪葬務從朴素以
除民弊台諫臣論以與卿等不得更見之意皆伏地掩泣
而退至疾革歎曰吾欲以徐敬德為相今焉已矣氣遂盡
諱々語皆為民除弊之意王音已澁左右不能記 上之
不豫也校理丁熿請入藥房當視湯劑有以為例不可者
熿曰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聖人書之以弑變而不如權女
蒙篡弑之誅在今日但委之醫家手 初上之在東宮尹

元老憑依肺腑日以造言爲事離間天親反覆妹孼外以
易樹之說傳播道路內以不利大君之言熒惑慈殿譸言
罔極慈殿積疑聞于大殿中廟亦不知譸言之孔或嘗抱
大君於膝上曰汝爲大君不幸若爲公主安有難保之憂
或至垂涕積成猜疑中外遑措上嗣位後日三問安於慈
殿慈殿以寡女弱子終難保全之說屢下未安之敎上於
感陽中伏地懇釋至誠感動慈殿稍降辭色上退而垂淚
曰人生到此生不如死自是積用心慮漸成不豫曠不視
朝臺臣鄭希登建議請封母弟上以護釋慈殿之疑下以
鎭定譸言之撓朝議靡然從之至是政府啓曰元老憑依

肺腑日以造言為事離間天親大行王孝友出於天性兄弟之好無纖毫間然而此人謂東宮將加害於大君以恐喝動交搆兩間以先王之聖明亦不能無惑日夜以未得保幼子憂成心疾終至大故大行王亦以不能順於親友於弟常懷憂懼仍遭大故重成羸疾以至大故輿情憤痛欲食其肉此宗社之大賊國家之禍胎此人雖竄屏之至親實為嚴之譽也請令遠竄於是咸請大妃不得已命付處于南陽百官會議竄配皆欲殺元老先行後聞次請放府言可否右承旨依處乃言曰大妃在上豈可不禀而禮殺其同氣乎柳灌惜然曰此養敵他日之患也宋麟壽怒

曰學吉此議吾所不取也後慶以此擢拜平安監司後超
陞崇秩蓋出元衡感德之由也　以嗣王幼冲將垂簾
議百官會議領相尹仁鏡曰今有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
當聽斷乎左右黙然右贊成李彦迪曰昔宋哲宗時太皇
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且安有嫂叔同御殿之理
乎議定上坐于簾内大憲洪暹曰人君正位南面萬目咸
覩從之　總護使李芑言大行王未逾年之君不可用大
王禮欲貶薄大行爲媚悦大妃之地廟議以冬寒不便安
以十月進定葬期大妃令以八月因山羣臣莫敢言兵曹
正郎丁熿抗疏曰送終大事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制一定

不可易且諸侯五月自有定制如此然後事力舒而情文備今權宮未乾無故 奠大失禮經之義不稱儀模丼潔既由大行之臣惟丁熿一人太學生李百齡等亦上疏爭之始允之 政府陳戒十條一慈殿體文母孟母之慈愛導養聖質也二博選經宦講論答問成就聖學也三嚴下於大行有子道有臣道喪禮克盡誠孝也四嚴宮闈防微里外言不入內言不出以防禍亂之萌也五宮人必擇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以侍左右也六羣臣除擬必令銓曹謹慎注擬而勿用特旨也七凡訟決付諸有司如其大者議于朝廷切勿判付以昭公道也八政院之職在於惟

允內旨不合者許令封還也九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也十
大行王學問深潛公道大行如日昭布今臣等以望於大
行者望於殿下願留神以副衆望焉上嘉納之　八月尹
元衡鄭順朋李芑等請封忠順堂殺尹任柳灌柳仁淑等
仁宗之初立朝野洽然望治而灌為一代領袖盡心國事
持論頗正仁淑為人剛直為吏判援引名流羣小之為清
流所棄者靡然附元衡李芑之兵判灌嘗沮之仁廟昇遐
灌在賓廳位曰臣民無祿失此不世之主如國事何林百
齡進執灌帶曰大監寗議小生亦願恭聞灌失色收淚曰
新失聖上宗社不幸故云是何言也百齡厲聲曰先王之

一予向在何足憂也出而揚言曰柳灌之意必有所在遂
與李芑謀搆之元衡詐為試簡若任上恭懿王后者故重
闕庭以動大妃言任設立桂林君瑠而灌仁淑助之大妃
疑惑愈深下密旨於元衡曰近日國事漸至難虞不知化
所晝夜涕泣仁淑等欲移大位於鳳城前日啓達之事請
速為之元衡召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以内旨探之曰
今二三大臣為慈殿所疑密旨降于宰相雖知諸人之曖
昧不容偕々而已持平金磻曰此非特為尹任發也己卯
之禍言之炅酸為今之君子又從衆貞之所為乎掌令鄭
希登曰論劾大臣朝廷大事豈可以密旨為也諸臺以為

當主小國疑之時奸人欲禍士林我為所使而先正墮術中決不可為齊仁胥皆不從齊仁光準諸閔避嫌邪黨大惧百齡乃倡告變之謀元衡乃與順朋芑百齡磁庭會光化門啓曰國有事請面對兩殿御忠順堂領樞洪彥弼領相尹仁鏡贊成李彥迪權橃參贊申光漢丁玉亨判尹溉判尹尹思翼都承旨宋麟壽史官趙璞注書安諮及齊仁光準入侍順朋進曰尹任素蓄異志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齊仁光準議論効為下僚所止故不得已未啓矣大妃教曰任之凶謀自中廟已著丁酉締結安老謀危國毋近又潛結宰相至通內間情迹昭著朝廷當知宗社之

賊而大定其光漢曰上新卽位危疑之際當務鎭安彥廸曰事如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既一尹仕有何難事而內言不下于政院下于他處事不明白故人心不靖且人臣之義當於府事當彼時專心大行王者到今豈宜深罪今主上之於王妃親則嫂叔義則母子若有未安恐累聖德擬曰物論臣不得聞前日大小尹之說不知自何出然睿宗薨無嗣月山大君次當立貞熹王后捨而立成廟年甫十三終始怙然今主上以大行王嫡弟既已定位豈有他變且今王子君無外交大臣無專權誰敢陰邪之心方此初政務得人心無事大公至正然後人心可定

矣大妃曰禍生士林非所無疑尹任倡爲邪說離間君臣
父子自古安有去國世大君坐後能保東宮哉旣害大君
而値此大喪則置國家於何地順朋曰謀危宗社實無顯
跡公論已發須分輕重罪之仁鏡曰任可罪仁淑可罷淮
可遞大妃允之獻納白仁傑啓曰雖微細之事當光明正
大今尹任事當議于大臣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
數三卿宰直啓而罪之大失事體三人罪名無傳旨辭緣
已非國典之常也況元衡受旨之初不爲防啓遽自相通
使國家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尹元衡推考況閔齊仁
則以臺長密旨之下奔走伺候於二三卿宰之家如傳令

軍卒大諫之體掃地矣請逮齊仁以下臺諫大妃白六卿
以上敎曰予觀白仁傑所啓以密旨爲非此豈自上所欲
爲哉主少國疑之時謀危宗社勢波〻而無一人抗言救
亂故予倣古例出於不得已也今以此爲非反劾同僚以
爲有同傳令、軍卒下既不直言上無密旨則予母子孤立
無助坐而待亡乎此人必聽奸賊之言使深憂國事之人
不得自安仁傑先罷後拿且罪任等輕故邪議至此其議
律定罪順朋言任包藏禍心厥罪難赦若依律太重淮與
仁淑陰附尹任謀危宗社而事洩宥從任南海絶島安置
淮舒川仁淑茂長付處請議稍緩元衡與芑密請順朋之

論遜變更為深刻事將叵測撥憂憤將燈章啓曰自先朝七年凶荒今年秋雨不止日昨大風蒙昧臣以為大官寮遜罪不分明天意或有所感而然謀危宗社乃人臣之極罪不可不明也幼主即位未踰月遽寮發遺之大臣人心莫測其端尹任雖被重罪固無所惜王大妃於嗣王有母道若因此憂傷不豫豈不為嗣王之累哉柳灌柳仁淑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皆曰國家殺之願殿下平心察之初王有大妃一婦人殿下天民之孤寮遜先王大臣而失罪不明明恐天意震怒未必不由於此君仁若慊二曰則何不救人待五六日而當大位已定之後乃生他詐乎院相李彥迪曰勢已至此徒惹不測遜抹其危言撥曰剛

没至此不如不為反入啓答曰此事雖不知之至引咎處
反以加罪為非実異者出於罪後循可記也実賛之出久
矣忠有奸人而生矣重罪不可以至親貸之朝廷如此乎
心寒矣何處朝野 於是齊仁礪與大諫羅世纘合辭論柳
淮等以謀危宗社之罪名過重順朋大怒上疏曰權撥以
重臣與為申救人臣無將王法不赦尹任任于西間附三
奸謀害國母其詐得成則未有母廢子全之理大行眷天
後自生疑阻陰結大臣圖以不軌原其情狀死有餘辜柳
淮以顧命大臣幽從任言使殿下孤立無依嗣服之日與
首相語曰當立何人歟自取宗中宗嫡子惟殿下一人而

既有仁宗遺教灌欲更稟何人仁淑連任姻家締結已久
殿下即位之日招潛邸師傅問其賢否設若不賢將欲何
為李彥迪入侍退見仁淑言殿下英明則仁淑不悅之色
見於面目謂上有眼疾多發妖言略無顧忌李霖等承其
指揮生殿之權不欲歸之於慈殿公然倡說此亦凶謀之
一端也於是兩殿御忠順堂謂諸臣曰鄭順朋為國忘身
真鄭義之士也大抵治小人有如斷蛇卿等退去予當決
之自內傳教尹任尹灌柳仁淑賜死論以逆律李霖安置
義州 九月錄保翼功臣鄭順朋等二十九人 京畿監
司金明胤密告桂林君瑠鳳城君岏曰瑠任所持以為凶

諜者至今未聞處亂之事臣未知何故事已敗露瑺之罪所以自脫之計也無一所不知而不逞之徒藉此為不軌者其勢必然此後亡妻叨後危疑之際貪功樂禍之輩藉為亂階者亦未保其必無也宜先處亂黨密封進政院々相李彥迪與承旨承傳色拆視入啓答曰為國家啓之真忠臣也遂遣設鞫於廣會南門逮捕數十人先是或謂瑺曰權奸將作大禍不如見機早避昔李長坤亡命得全況一宗室逃走人孰強追乎瑺乃亡命令中外跟捕兔山縣監李次男捕得瑺奴跟至安邊黃龍寺則瑺削髮居於寺中獲之拿鞫不服烙刑壓膝瑺不勝痛楚欲速服速死而不得其

說推官書給其使曰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
鳳城及汝中當立矣其凶謀節次則柳權柳仁淑皆以當
權宰相可以謀于朝廷為之云云遂以承款當日環之
政府六曹三司啓曰尹任三父子初欲以鳳城為君勢無
可為然後傳于主上云請寬貸不允 十月殺李德應李
煇郭珣進珊柳灌柳仁淑尹任寵李若氷等錄衛社功臣
金明胤等三十人
明宗恭憲獻懿昭文光肅敬孝大王諱 字 對陽
中宗甲午五月二十二日誕降初封慶原大君乙巳以
仁宗遺教即位慶福宮勤政門丁卯六月二十八日昇

遐于養心堂在位二十二年春秋三十四有一男康
陵在楊州泰陵東岡亥坐 丁卯九月二十二日葬
妃宣烈懿聖仁順王后沈氏籍青松
領敦寧青陵府院君鋼女中宗壬辰誕傳乙巳冊王妃
乙亥正月二日昇遐于昌慶宮通明殿春秋四十四誕
一男 康陵同乙亥 夭葬
嗣宣祖大王
一男順懷世子諱暅 妃德嬪茂松尹氏參判玉女
元年丙午禮曹請於當宁並垂簾右贊成李彦迪上箚曰
人君南面聽政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況在臨政之初

羣臣思得清光今乃御殿而幃蔽豈不致羣情之疑阻乎宋朝之儀皇帝聽政侍臣皆立皇帝與太后東西相對相距密邇故帝座亦在簾内我朝之禮皆俯伏莫敢仰視何必於殿下亦設簾乎　四月教曰近來教導不明風俗渙薄閭閻之人妄行非義以觸罪辜良用惻然據古彛倫之教參之國典作爲教目廣布中外以淑人心欲使閭閻讀小學尹溉質之尹元衡折之曰人當爲善於心已何問崇尚小學而辛巳生亂乙巳又生亂此乃亂逆之書聞者悚慄　柳灌等死後尹元老召還兄弟爭權視若仇讐元老且憤不得參勳多發怨言元衡嗾其再從弟兵曹正郎春

年上疏論元老罪惡以爲指作懿嚴此謂號嬪指仁宗爲
愚暗觀其天方其大漸與李建陽卜其吉凶且語臣曰
汝以今日切臣爲國乎李芑年踰七十許磁鄭順朋皆有
病其能久乎大妃再封三十年萬歲後上心亦何以知之
仍歷擧食艱養緩治之狀上召大臣示其疏元衡曰元老實
仁宗之叛臣渠欲自脫不知自歸其罪此乃渠之結案遂
誅之　秋竄鳳城君岏于平昌先是兩司請竄不允至是
尹仁鏡李芑鄭順朋啓請斷以大義慈殿教曰岏自幼同
已出養於宮中年纔十七何知而事乎政府六曹又合啓
命依寧山君例竄蔚珍以病留平昌因爲配所　命政府

六曹薦才以張彥良李軾梁允義應焉　李芑啓請李天
啓李滉權勿丁熿等削職請罷賢良科從之。
二年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彥慤宣傳官李櫓以一封書入
啓曰臣彥慤女從夫歸湖南送至良才驛壁上有書關重
國家故取來封進傳曰不得志而怨上者所爲也命三公
尹仁鏡李芑鄭順朋及許磁閔齊仁尹元衡金光準等下
彥慤所進書示之以朱書之曰女主勢政於上奸臣弄權
於下國亡可立而待云云傳曰近來災異極多又有如此
事恐有各别所爲之事也芑等啓曰近來邪説指衆人爲
誣服亦勲臣爲無切見此書狀迷劣者所爲雖難取信見

此則邪說之騰不虛矣仍列書應罪人分輕重以啓曰今
此書啓非見凶書而始為之也厥初匡救時從輕而不依
律故邪論如此此由禍根之尚在耳以定衆之意作教文
諭中外何如彥懿又上劄言鳳城為任等所稱道人臣為
逆賊所屬望而得全者未之有也况與知之跡無疑乎金
明胤力劄竟殺岏彥懿又啓曰林亨秀與任同閑為其腹
心嘗曰元衡當殺大言於稠中罪止竄謫輕歇急嚴懲之
曰良才驛書見者非一而爾獨來啓於臣子職分至當矣
命賜亨秀死遂加乙巳諸人宋麟壽李若冰等賜死李芑
會賓廳錄加罪人點當死者於麟壽名下大點之順明曰

惜哉此子原慤人也芸曰𢾷擇賢議諡者不死而何順朋
無語其後芸語人曰宋不是不害人但行大事不拘小仁
譬如作屋修基雖有好花菓不得不芟治也或以打網之
訴告其舅猶壽曰圭庵將不免奈何猶壽曰園中荊棘蕪
沒而其中有一朵梅花豈可以傷梅不芟荊棘乎竟叅衛
社勳
三年戊申殺弘文博士安名世名世爲史官修乙巳日記
直書李芑之惡曰王薨之日用不去淳豆粥芑是日爲相
殺三大臣於殯側之語待教韓智源入史局見之以語芑
芑等以名世護逆修史不實鞫于殿庭名世裂衣幅書疏

自古無殺史臣之時陳復昌却不覺忿恚遂翻臉出而而死尹潔與綾原尉吳思顏進秦頭聞名去以何罪而死因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袖長思顏詣闕奏之大妃大怒命棄市道遇思顏呼曰吳君此何事也思顏策馬避之馬驚墮地即死

許磁與順朋同事與國士林非其本心嘗自歎曰吾其為小人矣錄勳時力辭子弟之弁錄芑等不快轉成嫌陳磁語崔汝舟曰乙巳事竟至錄勳心常恨之芑聞之遂以此嗾陳復昌劾以庇護逆賊配于洪原芑必欲加罪賜死吳啓草詣闕暴死闕下

四年己酉四月初李若氷死於丁未獄其子洪男詣廳趂
洪胤尹任婿居忠州憤其父寃死時有寃言洪男貽書其
友婿鄭惟吉及妻兄元虎變曰舍弟洪胤性本剛戾與咸
昌術士裵光儀往來推卜論朝卿相吉凶曰廢朝殺人極
於甲子而終有丙寅之禍今上何能久御也其餘悖慢之
言不可勝數孤欲親詰而不肯來見亦不答書舍弟素驕
桀見嫉於品官若有告變問禍必至不測如何處則當於
理耶欲以所聞達於朝君門千里且不知式例有何善處
之策耶因以修禊帖軍都目爲證惟吉虎變詣闕上其書
命拿洪胤及辭連人等刑訊以與某人舉事而服或有不

誅洪胤由是者洪胤正刑等籍庚帷含等四十餘人皆坐
死洪男特令除職　九月三公啓曰元衡乃建議爲首以
濟二品爲未安答曰再安宗社功豈偶然戚聯故欲除遷
資憲仍傳于領相李芑曰尹元衡有莫大之功而無可酬
之事其良妾子女許通可也芑等啓曰祖宗朝有大功者
許通妾子女有前例上教至當矣
五年庚戌李芑啓以大司憲具壽聃搆成邪議流謫遠竄
勒成罪案竄甲山尋賜死　八月殺忠清監司李澍維雖
縣監李致先是初忠州從民崔顏孫欲免罪冒功受品官
鄉會都目將上京告變品官等覺之捕告于官縣監李致

報監司李凝請刑凝依報刑推賀孫杖流李洪男既殺其
兄又欲奪其財與裏官庭訟下致心鄙之嚴辭作退洪男
大憾嗾司諫李無疆及妻黨元繼儉搆誣凝及致殺賀孫
滅口以護逆拿鞫凝章疏訴寃推官畏忌不捧致死杖下
凝亦受刑流甲山到楊州沒

六年辛亥命復立兩宗禪科僧度僧牒時慈殿方崇佛事
京畿監司鄭萬鍾引進妖僧普雨潛為請張佛教大國以
靖陵奉恩寺為禪宗光陵奉先寺為教宗自明年始為禪
科講製賜牌略倣文科大臣三司率百官庭論普雨館學
請誅至於空齋招諭不就乃招其父兄使勸就館 李芑

以羅厥當國誣殺狼藉忠賢流血與陳復昌李無疆復引
元衡愚閔士林復昌多才狡黠為元衡鷹犬屢起大獄見
者側目指為毒蛇元衡後悉之無疆竄慶源復昌竄三水
以在謫作槩荐棘而死　元孚誕生
七年壬子下書舉遺逸成守琛李希顏曹植成悌元趙昱
等皆叙六品授經李滉皆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凡人為惡自以為何害而其惡漸積終
至大禍古人云從善如流從惡如崩上自帝王下至庶民
皆當服膺乎精一執中訓以守之而無雜於私則私念自
爾不萌而其所主者一於公一於正而已公私義理之分

自上念曰
八年癸丑大妃還政于上召三公教曰婦人干政實非美
事以主上冲年不得已居攝以天災時變疊現層出皆由
予否德也况主上長成學問高明自今歸政當不復與政
也沈連源尚震尹溉等曰慈殿下教政與宣仁皇后所謂
母后當陽非國家之美事意暗合况慈殿春秋亦高久勤
萬機非順養之道臣等將順而已　九月景福宮災大王
大妃王大妃誥命并被燒燼
九年甲寅命以律賦試士令大提學鄭士龍商確定之議
十年乙卯設石棚于箭串牧場從尚震之議　除曹植丹

陽郡守不就上疏曰臣蓋名而謂執事執事聞名而擬殿
下殿下果以臣為何如人耶不知其人而用之為他日國
家之禍則何但羅織臣乎臣寧負一身不忍負殿下此難
進一也內臣樹援龍拏于淵外臣剝民狼恣于野臣所噓
唏掩泣久矣慈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殿下幼冲只
是先王之一孤嗣天灾百千人心萬億何以當之川渴而
雨粟其兆伊何音哀而服素形象已著當此之時雖有才
如之何况臣才如草芥者上不能措危於萬一下不能庇
民於絲毫為殿下臣不亦難乎若 斗筲之名叫殿下之
爵非臣之願也此難進二也上悟慈殿塞淵之語欲使孫

之右相尚震使其孫婿李濟臣袖示史英宗紀歐陽修告
慈殿曰太后深宮之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之語曰當以
此救解明日諸閣啓曰曹植專襲古人告君語極言國家
孤危非嫚語也上竟不之罪　五月倭寇全羅道遝陷州
鎮全州府尹李潤慶左右防禦使金景錫南致勤擊却之
初潤慶聞河南勢急入城防守許都体李浚慶抵書曰賊
鋒甚銳願兄勿進小避潤慶答書曰吾受國厚恩當以死
報令毋納再來使分軍為左右翼擒其不意乃盡殲滅
十二年丙辰元子暊生六歲以安玹李浚慶朴士秀任虎
臣為輔養官　茂長儒生安瑞順疏下柳灌等三人之寃

丑伯臨政　孤恁之心五六大臣歸請賊之誅至於宋時
奇林亨秀無罪見殺近來災異專由於此以亂言拿鞫斬
籍其家
十二年丁巳十一月廢妃愼氏與以王妣考妣例謚長給
長生殿官卿三時供上令各司限三年進排以本宗侄愼
思遠奉其祀　封元子爲世子
十三年戊午潛卿時受學於沈希復至是別試殿試希復
不在試券特命次中以上盡數賜第希復始參榜有老譜
徽公孫賤并參之語希復年過六十老也柳祖詢以其不
顯微也姜文祐析良人賤也

十四年己未副提學尹仁恕疏畧曰古之帝王以有爭臣之故一己之過虛改之失皆得以聞之今一有言者不遜于志未賁不嚴辭拒之反其辭避施回訑〻之色轉下溫〻之音人孰不服殿下私量而豈能億千里拒人之失乎上優納之　自前皆有庭試至是始以庭試名榜

十五年庚申秋命吏曹選遺逸成守琛曺植洪致尭李賢成尹希慶卞勳男許橿皆除職

十六年辛酉儒生殿講沘鏄金錢以椒親入格命賜第臺諫論不允唱第日雷震御蠹即命拔榜

十七年壬戌海西賊林居正據州屠手狡黠驍勇備厭無

頗作賊盜海始則明火末乃白晝橫行守宰不能捕以此
無忌乃與豐山治匠李春東謀殺豐山郡守李欽禮遣宦
侍宦探情見欺而還欽禮與全郡察訪姜侶寧軍號捕賊
入據九月山長淵豐川官軍圍之賊乘高亂射官軍潰
數百里間道路斷絶乃以南致勤為討捕使向惟儉為巡
檢使陣于九月山圍之賊謀主徐霖自知 不免下山投
降盡告虛實居正越城而逃霖射而擒之拿致梟首 尹
元衡欲以其婿安德切族貞大任女為世子嬪符同卜人
以四柱最吉納之親迎之期只隔女忽病疏上以病人不
可以配東宮又不可他適降為良娣改選尹玉女為嬪

副修撰尹根壽因石對請伸趙光祖上未及知己卯之冤
臺諫阿權倖意論斥出補果川縣監　九月移葬中宗於
廣州宣陵東姑僧普雨作報恩寺特欲遷陵寺側因其勢
誑惑大妃元衡力贊遂遷陵
十八年癸亥王世子卒年十三謚順懷上仲年嗣位政在
東朝權倖窃命乙巳諸獄上所不知至是世子之卒上哀
痛殊切既而歎曰我何哭為乙巳忠賢無罪騈戮予在君
位不能止之我家安得世有君王耶　八月李樑有罪竄
樑國舅沈鋼之婦弟也愚闇多氣而不解事上悪元衡專
擅威福擢樑不数年至正卿欲分其權樑怙寵驕横勢焰

蔑矣一時嗜利之徒靡然趨附黨與滿朝李戡權信高連
黃金百句李翊等為爪牙腹心金明胤鄭士龍元繼儉等
以黨品而譴納交慎思納萌士龍買題得科仍公論削科
仍樑復科事之如此、以樑子廷賓用術擢科得占陞郎仍薦
柳永吉自代朴素立尹斗壽不從大臣李戡劾素立斗壽
兄弟及李文馨許篈等物情大駭沈義謙乃樑之甥姪初
出仕路欲附士流樑黨奇大恒知內戢心不韙樑乃劾曰
曰李判李樑專務招權竊弄威福異己者斥之附己者進
之私欲爵之則脅之以上意誅竄宗玩則廣求於人家嫌
禍士林貽害邦家大臣之股肱而不敢言臺閣之耳目而

不能糾一國之人重足仄目知有李樑不知有殿下上即
允之樑甚信思獻胭百勻菁寬孟英付處士龍等或削或
罷大恒初付於樑得副學後附於義謙為大憲劾樑時人
以徐霖目之
二十年乙丑四月大王大妃昇遐大妃垂簾八年還政之
後不得行咸福輒以讀書料斎而下上可行者行之不可
行者憂形於色以此每件大妃意大妃或不時召上入問
某事何不擧行上婉辭陳其使否大妃怒曰若之為君皆
吾兄與吾之力汝今安坐享福而反逆吾命耶有時歐之
天顔不楊時見淚痕　流妖僧普雨于濟州初普雨出入

宮禁廣設道場浩費盡陵以固其勢為禪教宗判事當設
無遮大會禪竭國力四月八日佛祖生日將以是日行
事請大妃親辦供佛之具以致失措竟至大故至是臺諫
請誅曰自稱僧王偷其所居曰三聖殿兩罪可誅命出外
改命流濟州牧使遣吏杖殺之　八月尹元衡有罪削奪
官爵放逐鄉里元衡長權射利衆生殺之權二十年士林
咸憤莫敢發文政既薨上欲誅之朝議未測上意一日於
經筵上問漢文誅薄昭是非廷臣始知上意大諫朴淳慨
然曰劾冀斬憲梲四世道吾責也欲與大憲李鐸合辭鐸
縮頸曰公亦老夫族耶淳徐譬之乃合啓曰領議政尹元

衡托肺腑之親據上台之位專權擅命竊弄神器人主威
福移在摩握氣焰薰赤無復人臣之禮國家大事必關白
元衡而行使殿下孤立於上國勢汲汲折入厶門忠憤之
士莫不扼腕而不敢開口以待殿下之自悟元衡近益驕
元積惡彌酷使利己私削弱公室奸究萬端不可勝記姑
以一二事言之欺罔天聰以妾為妻德興之子中廟之孫
敢以妾女議婚文定大漸之日遣其妾入大內號令內醫
忌投雜藥趨附之徒布列方鎮舟運陸輪絡續其門廣廈
十餘區供帳什物奴婢飲食皆如上所家富於國身侈於
主多防海澤冒占良田官家給種令監農縱其豪奴掠

入妻奪人田至殺人而死親不敢發請亟命竄配以杜厲
階上遂回月餘兩司伏閤上自三公下至抱關一口請罪
乃命削職放歸其怙勢之奴憲府杖殺出入其門者多不
自安李鐸曰一時相識豈盡其黨治其甚者而已　禮判
尹春年以罪罷春年以元衡從弟聽其指嗾劾殺元老因
此發迹騤歷清顯輕肆自信妄自尊大以師道自處浮薄
之徒從而講學其所論說皆佛老餘緒識者笑其妄誕但
居官稍廉至是論罷　九月上不豫時頗憒已卒國本未
定人心危懼宰臣閔箕請首相李浚慶曰上疾彌留公當
國何無社稷之憂浚慶入請繼嗣天語不可辨中殿曰順

懷喪後上見德興君第三子歎曰福哉德興眞人已出我子順懷宜死遂以上命書河城君名下于大臣浚慶將危衛河城君第上不知也旋仍置療閔箕以特進入侍浚慶頓首曰日前玉候違豫舉國恐懼皆以國事爲憂臣侍疾宰相不得不爲宗社計上不悅曰予疾豈至於此而大臣預爲此事耶箕自袖中出大學衍義定國篇已進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自古亂亡莫由繼嗣不定若觀此則聖上當自知矣上諦視色始降曰大臣以身殉國可謂社稷臣矣仍賜箕豹皮　十一月尹元衡死元衡既出奴僕逃散與老妾數三蘭貞依行百姓厭手街詬詈罵投石至有聲

弓欲射者元衡潛往交河又從江陰常以鴨自隨鴨所親
驛吏曰如有拿命須先通日與蘭貞對注前妻金氏世告
蘭貞毒殺訴刑曹以綱常變三省將推鞫及是驛吏誣傅
金吾郎來矣蘭貞聞而縊死元衡大慟而死　十二月命
招時原任大臣及禁堂疏釋乙巳以後被罷諸人
二十一年丙寅以李滉為工曹判書兼大提學上遣內醫
延壽賜貴藥問病進下別諭密令畫工寫陶山形勝又以
招賢不至命製湖堂旋即辭歸　五月舉明經修行之士
吏判閔箕薦泰仁李恒報恩成運山陰林薰尚州金範爾
叅奉南彥經前別坐韓脩皆除六品職　九月上御思政殿

殿白見掌院韓脩司畜李恒祗平縣監南彥經彥陽縣監
林薰等問曰治國之道多端莫大於脩己任賢國家治亂
世道清濁皆係於此至於爲學之方則堯舜之精一執中
此其淵源恒對曰經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居敬窮理格
致誠正以脩其身則治國之道豈外此而他求哉彥經曰
欲法二帝三王之治當求二帝三王之心欲求二帝三王
之心當盡二帝三王之學學無他心而已有所憤懥等事
皆不得其正病痛　在一有享薰曰人君治化皆本脩身
大學八條中庸九經皆以修身爲本上命脩進前曰精一
之工更宜備陳詳言脩對曰此心之發當理者爲道心悖

理者為人心恒曰情言未然道心原於性命人心出於形氣故二者之間精察一并是為允執厥中也遂各賜酒仍命陞職　曹植拜命上問治亂之道對曰古今治亂載在方冊不須臣言臣竊以為君臣之際情意相孚洞然無間乃為治之道也又問為學之方對曰人主之學出治之本必須自得徒聞人言無益也又問三顧草廬之事對曰必得英雄然後可以有為故至於三顧矣翌日還山盧積書問遽歸之由植曰屢承恩命一進拜闕細達都下更欲何為若無行道之實而苟有不退未免苟祿也李滉聞之曰南溟起應召命可見君子隨時出處之意其視滉勝者一

處者何相去之遠耶 罷兩禪科去內需司印信從兩司
之請也 領相李浚慶疏陳時政闕失且請建儲 十二
月世宗皇帝崩穆宗即位改元隆慶
二十二年丁卯上昇遐上自居大妃三年恒有羸疾二十
七日上病猝重右承旨尹斗壽書文彥博入宿禁中故事
示領相李浚慶直宿夜三更王妃急召浚慶 浚慶與
沈通源及承史入侍上已不能言進前大聲曰臣等來矣
願承〻後事上不應浚慶等啓于王妃曰事已至此當定
社稷之計主上不應顧命中宮須有指揮王妃曰後事已
有乙丑之教當以德興君第三子爲嗣浚慶承命伏地曰

社稷之計定矣翌曉上昇遐大臣呼都承旨李陽元注書
尹卓然貢大殿至前相謂迺往社稷洞奉河只氏來大殿
回此大事豈可以言語徃傳雖一二字願得內旨而去大
臣始悟恰承傳色啓之自內書德興大君第三字入承大
統可也十二字以下卓然即於簾前第三子之三字書以
參字右相沈通源以藥房提調在閤中鎖其門遂定策時
三公子居私親河東府夫人喪陽元等徃傳內旨兵判元
混領將士侍衛內乘進輦大殿曰古人有案簾後乃外者
請三王孫親見然後奉迎遂進輦入自光化門即從啓陽
元請台三司淺慶屬拜曰我以首相承遺教君台三史將

歆何爲陽元惶恐而退上遂即位于勤政門王大妃垂簾
同聽政　右相沈通源以王大妃廷祖當安老專國通源
對策指安老爲忠護權臣中廟不遑之未得顯官至明宗
朝驟歷清要陞台府慵懦無廉貪黷無厭元衡敗自知免
相至是李浚慶率百官請討削奪官職放歸鄉里　詔使
檢討官許國給事中魏時亮來頒皇帝登極詔至郊山聞
有國喪兩使回國君無嗣而薨事未可知還爲越江待國
事有屬來頒詔似當仍問通事洪純彦回首相何如人純
彦回首相李浚慶賢相國人信之兩使曰然則無憂矣即
使頭目俞深托以問喪禮先馳入都實欲偵探也盖許詳

悉從客館撤止有法及入都上以權知國事具世子七章
衮冕迎于慕華館禮例李鐸相禮終始無違兩使注目歎
曰這等少年動中禮節東國之福也及還百官班送兩使
卸轎肅揖而去　以冬雷大妃下教疏解無辜被罪者大
臣以乙巳以來被羅織者列書以進宋仁壽等還給職牒
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等皆復官職人心大悅　金明胤
有罪削官爵金明胤少有才名以賢良薦擢科罷榜後復
登科惟以發身爲急誣啓彌天巨禍網打士林及明宗末
淸議復發群奸鋤衰明胤乃於經席啓曰乙巳僞勳多有
冤枉請稍伸雪以慰人心白仁傑曰君是千百化身者至

是啓明胤亂患得患失無所不知諂附李芑贊助元衡首
開大獄之端造成不測之變李樑當權背舊從新奴顏父
事圖躋崇班搖尾攀附極呈醜態時人目爲侍養至有父
少子老之譏忘讐詭隨行同狗彘謀甚鬼蜮權凶纔敗而
爵位廿古自古小人不一而未有如此見先王昭雪寃枉
佯進疏放之言利之所在無不爲疏入上特命削奪 李
滉入都未拜命遣國恤乃換進大行行狀旋拜宗伯以病
辭遞即日還鄉 大行因山大臣請何會葬故事上未會
葬則[illegible]主奠禮以三公替行大臣不考古事文定之葬以
宋棋壽爲獻官大行之葬以秩高宗臣爲獻官李坰曰立

主大事也上不會葬則三公爲獻官重其本也是何 行
之禮而莫之行耶　十月卒哭後命行白笠終祥之制五
禮係白笠之制列朝遵行而成宗以帽帶皆用烏笠亦當
黑中宗用柳權議復古仁宗之喪廢不行文定之喪元衡
諂權請不用至是始復舊制　上御往筵卒哭臨筵讀而
無間卒哭後開講反復確論益款諒闇之體然也朴淳退
朝語人曰聽上玉音真英主也奇大升歎曰好賢樂善真
聖主也仍極論己卯乙巳士禍本末又請用李滉表章
李彥迪上從之又言李滉也位甚高其論近於程朱近
代有稀也滉少時好俠業武悔悟爲學其勇如古人無異

宣祖

德光天成但晚而知學〻問不能該通雷植氣節磊落壁
立千仞可以廉頑立懦而學問則不循規矩成運亦遺佚
之士未知其學之何如大抵恬淡自守之人也一時賢士
人品不一而李滉爲最又言己卯乙巳諸人雖蒙恩年已
耆艾請不次用任楷白仁傑盧守愼柳希春而言也上深
納之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
毅武聖睿達孝大王諱　初諱
德興大院君岦三子妃河東府夫人鄭氏明宗壬子十
一月十二日誕降于仁達坊私第第德興初封河城君丁

卯以明宗遺教即位景福宮勤政殿戊申二月一日昇遐于皇華坊離宮（慶運宮）在位四十一年春秋五十七有十四男十一女　穆陵（在楊州健元陵第三岡戊申初葬健元陵西岡仁祖庚午十一月二十一日移奉）

妃

章聖徽烈貞憲懿仁王后朴氏（籍潘州）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君諱懿公應順女明宗乙卯四月十五日誕降己巳冊封王妃宣祖庚子六月二十七日昇遐于皇華坊慶運宮春秋四十六　穆陵（卽九上陵左岡上生庚子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初號裕陵）

繼妃昭聖貞懿明烈光淑莊定仁穆王后金氏（籍延安）

領敦寧府事延興府院君諱悌男女宣祖甲申十
一月十四日誕降于盤松坊壬寅冊封王妃仁祖壬申
六月二十八日昇遐于仁慶宮欽明殿春秋四十九誕
一男一女　穆陵　在大王陵左岡甲坐壬向 十月六日癸亥初葬定陵
嗣元宗大王　儲慶宮仁嬪金氏誕生 序居昇立
一男永昌大君㼁　早卒
一女貞明公主　以上仁穆王后誕生 下嫁永安尉洪柱元
一男臨海君珒　恭嬪金氏出　原陽許氏 系禱 能女 系子
二男光海君琿　恭嬪出　夫人文化柳氏例尹 自新女一男一女
三男義安君珹　儲慶宮誕早卒　系子

四男信城君珝 儲慶宮出 娶平山申氏判尹砬女 生一女 無子

六男順和君𤣰 順嬪金氏出 娶長水黃氏承旨赫女 生三女 無子

七男仁城君珙 靜嬪閔氏出 娶海平尹氏判書承吉女

八男義昌君珖 儲慶宮出 娶陽川許氏判書宬女

九男慶昌君珘 貞嬪洪氏出 娶昌原黃氏府使明彥女 生四男四女

十男興安君瑅 溫嬪韓氏出

十一男慶平君玏 溫嬪出 娶和順崔氏縣監成祉女 生四男二女

十二男仁興君瑛 靜嬪閔氏出 娶礪山宋氏郡守熙業女 生二男三女

十三男寧城君𤥺 溫嬪出 娶東萊鄭氏府使承中女 生二男二女

一女貞愼翁主 儲慶宮出 下嫁達城尉徐景霌 生三男五女

二女貞惠翁主 儲慶宮出 下嫁海嵩尉尹新之 生二男

三女貞淑翁主 儲慶宮出 下嫁東陽尉申翊聖 生五男三女

四女貞仁翁主 靜嬪出 下嫁唐原尉洪友敬 生一男

五女貞安翁主 儲慶宮出 下嫁錦陽尉朴瀰 生一男

六女貞徽翁主 儲慶宮出 下嫁全昌尉柳廷亮 生二男二女

七女貞善翁主 靜嬪出 下嫁吉城尉權大任 生一男

八女貞正翁主 貞嬪出 下嫁晉安尉柳頔 系子

九女貞謹翁主 靜嬪出 下一善尉金克鑌 系子

十女貞和翁主 溫嬪出 下嫁東昌尉權大恒 系子

元年戊辰大妃還政于上白仁傑因講論古事徹及還政

之意大妃深納其說至是謂侍臣曰日度之作良由未亡
入輔政即令撤廢　弘文校理李珥上疏辭職曰臣昔年
求道學未定方泛濫諸家因有底定生定不辰早喪慈母
以妄塞悲遂耽釋教因昧本心走入深山靑浸水閒反復
沈迷從事禪門殆周一年賴天之靈一朝覺悟誣辭偽說
破綻昭著累年敗家慚憤未死自古中釋氏之毒未有如
臣當是時自分爲世所棄便欲躬耕讀書以送天年臣父
惜臣雖出小技強令求名包羞俛逝作舉人區區之恩
只求升斗之祿以救飢寒而已豈期好爵偏叨誤恩橫被
歷職郎署出入華省自顧初心不寒亦慄請命削臣職勉

力為學以修舊學答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所陷爾不可以昔日眈禪之小失遽論罪之重任其悔過自新其意可嘉宜勿辨　贈趙光祖領議政　七月副中樞府使李滉承召入京上疏陳六條一曰重繼統以全仁孝殿下以王室至親入承大統此所以繼之述事者莫非出於至誠其於仁孝之道不患其不隆也然心難持於盤水善難保於風燭異時耳目之蒙蔽雜進愛憎之妖惑并進日久月深事情　所以承宗廟奉長樂者動有違慢馴致於殺其所當隆隆其所當殺安保其必無乎此古來入繼之君所以多得罪於彝教而今之所當戒者杜讒間以親兩

孝慈之道出於天性其倫至重其情最切宜無有不盡者而或至於孝道有缺慈天亦虧恒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其故何在昵侍左右便嬖給事者無非宦侍與宮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佞猾憸邪挾奸喜嫉媒禍情狀萬端一或傾耳而信聽則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不慈必矣又今日殿下之事親所謂以義而隆恩以変而處常實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釁者也況宮闈之間宿奸老蠹猶未盡祛不但如嬴家之鄭躅伏願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之訓嚴於自治謹於正家篤於事親盡於子職使左右近習之人洞然知兩宮至情而讒間無

得行於其間則自然無陰邪間亂之患而孝道無闕又推
此心以致孝敬於恭懿殿適隆繼之仁至義盡而三宮歡
洽萬福畢臻矣二曰 三曰敦聖學以立治
本四曰明道術以正人心五曰推腹心以通耳目六曰誠
修省以承天愛上親批答曰眞千古格言當是葯敢不
賑膺 十月雷震達宵領相李浚慶請復賢良科特允之
初國家立文昭殿於景福宮迎春門內以奉太祖及四
新神主世宗所定也後成宗追崇德宗而以德宗與睿宗
爲兄弟不可并入文昭殿別入延恩殿於神武門內以文
昭權祀焉仁宗三年後議陞附時李芑等以爲仁宗陞附

則世祖當祧乃附仁宗於延恩殿人皆憤鬱代庶明宗遂
畢禮官請與仁宗同附文昭首相李後廣請仍祔仁宗於
延恩殿而獨祔明宗如芑議諸臣上疏極言其非乃從其議
然殿狹窄不容床卓孝議以為祭器太大改為小祭器
使之適中屋雖不改恢有餘地衆從之一日上親祭文昭
殿見床卓器皿之變舊狹小厭亦減削上命打破 上聞
李浣曰弘文館請削南袞官爵何如對曰己卯之禍正由
南袞之奸而終為中宗之累可謂罪通于天今若褒贈趙
光祖而罪袞則是非分明矣上命收議大臣令三司各陳
袞罪狀削奪官爵 忠清監使盧守慎上疏勸上立志為

學以為出治之本且進所撰夙興夜寐箴註解啓曰予前日受學於師傅韓明澮明澮以此授予曰此暗室盧某所解予敬受之今幸復見予當以自警焉　命儒臣柳希春撰先儒錄自鄭夢周始倡絶學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皆相繼而出大有功於斯道特命賜祭贈謚錄用子孫又命刊行儒先錄心經近思錄以何氏小學名物度數最為詳密便於初學三綱行實可以扶植倫紀并命刊行　十月判中樞李滉進聖學十圖太極圖西銘圖小學圖大學圖白鹿洞規圖心統性情圖仁說圖心學圖敬齋箴圖夙興夜寐箴圖上以為切於為學命作屏以入滉講

乾卦推演亢龍之義曰人君若以崇高自處以聞覺自聖獨知御世無下之意則應此象而有無窮之災也必須謙虛好問同德相濟乃免亢龍之悔也又曰徒知音義句讀而無自得之實則無益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近平語朱子曰此理專在日用處謾存心省察習於其事然後知為實得此乃真學問也　平安節度使金秀文襲胡於西海坪〻本我地土地肥饒而絕遠不能守胡人冒死來居馳而復來自江界入駈之路甚狹僅容一足上有絕壁下有深川名虛空橋先是節度使金德龍敗於此朝廷欲雪其恥乃以秀文代之秀文偕將有感望銳

意殲滅潛師掩之江界府使張衡武遠其節制賊覺而遁
去秀文遂燒部落老弱婦女皆死上嘉其功加正憲
二年己巳正月以白仁傑為大司憲三辭手札答曰卿忠
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氷雪宜趁命仁傑乃拜命
判府事李滉請於文昭殿正昭穆位初仁宗權奉延恩殿
因明宗禫後與仁宗同祔李浚慶以為仁宗既祀延恩不
必祔文昭於是三司交章至此浚慶於乙巳權奸浚慶自
服其過更請祔于文昭大臣以原廟不可施古禮且此位
之設已久今若変遷則祖宗之靈亦必駭異議遂不行
八月明宗禫後將陳賀李珥以為哭泣之餘即陳賀是歡

哭同時也上劃請停買爲慰紬之　十二月追尊僕興君
爲大院君夫人鄭氏封河東府夫人四代之後春祀之人
世襲都正四時之祭有司供牲量給田土蔭德以供祭需
廟主百世不遷上初欲以一品爵世襲朝廷皆以爲宗室
之祿例限四代舊規不可廢也李頤曰專心正統固理之
正崇奉私親亦情之至也名分一節之外極其隆重無一
不可朝臣不揆情禮惟舊規是守雖舊規不可變事理萬
變亦豈能膠守乎大院君誕育聖躬四代之後嗣孫祿絶
其與漢王世祀之禮異矣
三年庚午館學上疏請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

從祀文廟答以重大之事不可輕舉　兵曹參判白仁傑
上疏請昭雪乙巳己酉之冤以趙光祖從祀文廟命大臣
議啓李浚慶以爲乙巳之獄實多可疑之端不可輕議己
酉之獄最冤枉誠可於悒從祀事東方之學實自金宏弼
鄭汝昌啓之兩人從祀誠無愧時旱甚咸謂冤枉所致於
是政府三司同發李珥以爲大臣不敢舉乙巳三司不敢
舉削勳爲非率百僚上劄極諫乙巳事實僞勳當削請復
官爵仍削僞勳告于廟社與一國更始政府五司乃發伸
冤削勳之請六月命雪柳灌尹任柳仁淑之冤追奪元衡
芑順朋百齡明胤彦慤等官爵還給柳灌籍沒之財

四年辛未康陵丁字閣火上與百官素服五日

五年壬申五月穆宗皇帝崩神宗即位改元萬曆　始誠
士於春塘臺

六年癸酉上於經筵問諸臣曰予可方前代何主或對以
堯舜之主正言金誠一曰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上曰
堯舜桀紂若是班乎對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殿下天資
高明為堯舜不難但有自聖拒諫之病此非桀紂所以亡
乎上變色改坐筵中震懼柳成龍進曰二人之言皆是堯
舜之對。是引吾之辭也桀紂之喻是勉吾戒之之言也無非愛
君上改容命賜酒而罷判書宋德壽以特進官與其子王

堂應溉注書應潤入侍語乙巳事俱壽泣陳前日被誣寃
枉狀誠一進曰俱壽在乙巳附麗權奸至録僞勲享富貴
二十年及今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欲竊公論之
名眞小人情態也俱壽惶恐而退直提學李珥曰玉音
殊不通利不知何故殿下樂聞戒色之言無則加勉不
宜厭聞上曰予之聲音本是然矣何疑之有仍曰爾何退
而不進爾才予所知也從今勿為過謙不宜私退可也珥
對曰聖質英明眞可有為而即位之初大臣輔導失宜每
引近規排抑儒臣之論故至今不能善治耳又曰紀綱不
可以刑罰法令强立之也朝廷善〻惡〻得其公正私情

不行然後紀綱立矣為治須以唐虞為期而事功須以漸
近也又請以未出身人道臺試擢從之 命薦卓行之士
吏曹薦趙穆李之菡金千鎰崔永慶鄭仁弘柳夢鶴高大
尚洪可臣柳夢井皆拜六品職 上謂侍臣曰人心道心
不是二心只於發見其後見其道義則為之道心食色則
則謂之人心食色之中節者亦是道心 或直提學李瑀對
曰殿下於義理所見精何不移此見於治國乎觀近天時
人事日漸外迸自上若不奮發大志整頓頹弊則恐有土
崩之勢 上曰我國事誠難為矣欲改一弊又生一弊瑀曰
官不擇人苟充者多不念國事皆懷厭憚之心此所以積

用不底也迂儒以堯舜之治不可繳俗流以古道不可行
省非也為治當以堯舜為期事功則須以漸也　十二月
上宣取東坡集金字題簽曰蘇軾心術不正其文有豪
跌蕩之態晉宋高宗好觀山谷集講官尹享諫曰陛下有
好而好之哲宗好寫唐詩范祖禹勸寫無逸及箴戒之訓
願殿下翰墨之間必以正　李珥自陳多病不仕之狀上
曰病若此則亦無奈何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
不聞青松為友鹿為羣隱居不亦樂乎大憲沈義謙承旨
洪聖民修撰許篈等啓曰上教未安且曰洗耳之句無君
臣之義詩意不好上曰若以予不勉留為非可笑其詩何

夜之有也　校書著作趙憲入直香室以內入朝香云為告壽宮星宿醮封香事上疏言讀聖賢書封供佛香臣所不忍也上震怒將論以重律三司力爭得免

七年甲戌正月地震上減膳避殿亦言左相李鐸曰上則天變非常下則民生困苦何以弭天怒而蘇民生乎副提學柳希春進戒脾胃所忌食物李珥曰古人云寡欲補養皆虛偽只有存心是要規治心本也食物末也欲天勤民只是聽日必當行欽天勤民之事然後可以弭災退謂人曰大臣所陳非救時之策副學所養乃攝生之法也金宇顒曰近日事空言而已惠澤何以及民乎　上問李珥

曰漢文何以不用賈誼對曰文帝志趣不高見賈誼一言
大疑而不用譬如主人欲搆數間小屋工師欲搆大廈豈
肯聽其言乎　承旨李珥上萬言疏荅曰可見堯舜君民
之志有臣知此有憂不治謹當書諸紳李浚慶言於上曰
承旨面對非近規珥曰只在所言如何耳何論體統承旨
亦經邇官請對言事亦其職也浚慶又反乙巳事曰衛社
之時善士或有冤死者耳珥曰大臣之言何其糢糊衛社
者是僞勲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今當新化當削勲以定
國是耳
八年乙亥正月仁順大妃昇遐及因山下玄宮時行望哭

禮上教曰豐陵之禮當為後法而前此不為之事不可不慎於始也令玉堂議啓副提學李珥啓曰禮有常有變創諸山陵禮之常也有疾攝行禮之變也且禮儀只道其常故無攝行之禮祇迎祇送皆處變之儀也下玄宮全無貼事似為欠闕下教允合禮意此實處變而得禮之正傳之後世永為成法答曰依啓○始行卒哭後白衣冠之制從持平閔純之議○副提學李珥進聖學輯要仍上劄論為學致治之道變化氣質之功推誠用賢之實指陳上躬過失剴切懇惻凡屢千言上曰此非副學之言乃聖賢之言也但我不敏恐不能行耳李自癸酉入朝博採經傳子

史三年而成書至是進之曰自上每以变通為難責葉万
藥山所加恐非朝宗法也臣非好為更張欲捄民瘼也又
曰紀綱之在國若隆然之氣在於一身浩然之也氣是集
義所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然後充滿流行矣
紀綱亦然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
明日行一善政直必擧枉必措功必賞罪必罰則紀綱自
立矣上曰四書集註多有未穩欲稍刪削以便觀覽頊曰
此非臣所能獨當學問之不問出身與否使參玉堂士周
議刪削恐得其宜如成渾處以閒職輪日入侍經筵則則
成允德大有益矣且承旨親入啓事中廟所已行也成宗

朝不時召見玉堂直員召曰循對典制亦可復也昔趙憲
久任中宗朝羅欽順請用此法世宗以此用人故庶績咸
熙矣　七月憲府吏執宮奴僭服官奴擊禁吏匿于王子
舍推捉時金貴人適在王子舍以憲吏作挐拷之上怒問
其由於持平金磁々對以下吏不入王子舍上疑其私庇
下禁府西司皆避嫌副學李珥啓曰上下胥失矣憲吏之
不捉于王子舍非臺官所目覩而執言不　此憲府之失
也殿下亦非目覩只聽婦寺之言待執法之官豈可出於
婦寺之下乎此殿下之失且侯氏一婦人尚知教子之方
嘗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殿下有子何患其不

能伸手上怒曰爾何輕肆多言一至此極乎仍諭大臣
曰予不敢為群下所輕大臣曰士得盡言盛世之事也
初沈義謙以舍人因公往領相尹元衡家與元衡婿李肇
敏相知故入其書室見一寢具問之則乃金孝元也時孝
元有拜名義謙以為士子安得寢處權門心甚鄙之及孝
元登科名譽藉甚朝廷推獎而義謙以為俠護士林士類
多許之吳健欲薦孝元銓郎義謙以前事過之後始入銓
多引清流臨事直行後輩推重孝元心短義謙常曰沈也
心戇氣麁不可柄用及義謙弟忠謙之擬銓郎孝元不許
曰天官豈外戚之物於是義謙儕類疑其修隙或指為小

人而孝元濟輩皆嫉義謙為富正由是互相排擯士類不
協在沈者為西人右金者為東人蓋沈居貞陵洞金居乾
川洞故也許曄雖前輩而附孝元故為東人領袖朴淳有
名望而是義謙故為西人領袖始有東西之目論議角立
紛紜不已李珥言於盧守慎曰兩人皆士流而因其小隙
朝廷不靖大臣若請兩出則庶可鎮定守慎乃白上曰近
日沈義謙金孝元互言疵累因此人言囂囂恐有士相不
靖之漸兩人外補為當矣上曰互言者何事守慎曰互言
其生平過失耳上曰同朝之士當同寅協恭而乃相詆毀
皆可補外以絶言根李珥曰兩人非甚嫌隙而末俗囂囂之

二人親故各相告訴遂致紛紜大臣之欵罪二人以絶言
根耳今日雖無奸人若以朋黨目之必有士林之禍都承
旨李憲國曰二人皆不可棄之才自上招諭使之盡消芥
滯則可以相容矣上不答未幾親政金孝元除富寧府使
沈義謙除開城留守李珥啓曰孝元既非有罪而放逐病
且重請授內職以全君臣之義乃移三陟　副提學李珥
棄官還鄉朴淳盛薦其賢且才上曰此人矯激且不欲事
予何以強留賈誼讀書而已實非可用之才漢文之不用
眞有見也尹根壽見珥曰上以君之欲退爲矯激不欲留
之君何不遲留乎珥曰上不欲留雖欲遲留其可得乎固

將退也聞許其退而不退則是以進退為市道也／箕州牧使郭越上疏極論李浚慶之非且言白仁傑欲禍士林上白三公曰浚慶柱石元老而乃敢進詆仁傑積忠貫日而指為嫁禍士林其情叵測予欲鞫問大臣請優容宥之

九年丙子七月庶孽林芑謂朝廷有事可以發身乃窺上意厭士類遂請進崇上疏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論非聖賢之語主上當為德興之子極言進崇之是且仁宗之主不當入文昭殿且試士讀心經近思録釣名長虚偽之風且多建書院貽弊民間至以程朱得偽學之目乃其自取

兩司請拿鞫答曰非但不當罪所宜嘉賞不允林[illegible][illegible]承所製

麗太祖畫像在豐基命移安于崇義殿

十年丁丑上將親祭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論其有妨於禮上曰誰依此議將撤鞫問大臣諫而止李珥所後之一義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輕雖得一意於正統其可輕絕於私親主上於大院君親行祀事於禮無違於情所不免矣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公朝以君爲尊故雖諸父恭行臣禮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以尊屬爲重故人君父兄之下若漢惠之於宮中坐齊可居王之下是也況大院君誕育聖躬假使尚存主上必不敢

臣之而相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其廟用僕子奈叔父之
禮有何不可乎 十月妖星見於西方光芒數十丈閱月
不滅是年僖首平李吉始有紀分之謀 十一月王大妃
仁聖疾大漸始命削乙巳僞勳復柳灌柳仁淑尹任桂林
君瑠爵初乙巳奸凶誣大妃陰主瑠任逆謀故大妃深爲
冤痛而宮人乙巳原從人族黨忿大妃欲削勳大妃不豫
有下諺教于侍藥廳提調盧守愼鄭宗榮朴啓榮入侍上
問瑠任灌仁淑事慈殿有教何以爲之大臣權轍依違不
盡言只命彛給牒於是三公三司以削勳事廷論啓目不
允一日因問安進見上曰削勳先朝至重之事不敢擅改

大妃連呼不敢不敢上亦反下階大妃放聲大哭上坐於
階下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安過一生幸遭此難處之事
也居數日大妃疾革歎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矣上涕
泣曰今當削勲願安心調理大妃色喜而目隨瞑上退大
妃遣人謝曰上恩罔極不知所報矣翌日薨　削僞勲教
文曰國家值不幸之運群凶肆毒於是時人心有難誣之
理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昭國是如日星在昃
巳之兩年痛勤華之縱陟奸人不逞禍心無厭尹元衡以
傑倫之性總凶賊之謀既憑肝肺之親兼據城社之勢扶
私臧於尹任久懷吞噬之志顧所憚者備官未施賊害之

術娛成大小之說漸非朝夕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万　照
而雨個當仁廟在位之日無間可乘及龍馭賓天之後惟
意自恣明宗以介弟入承大統依正文定以母后垂臨宗
社是賴有血氣者共戴一天為人臣者孰懷二心敢造言
於無疑之地嘗欲逞其積憤之凶元惡紛吃摩折帽起芒
與百黨逸為腹心磁及順朋互相羽翼乳害言而肴外朝
屢被臺臣之斥還嫁姦而撼內庭潛底市虎之讒欲加罪
而難其名故偽不自安三奇旅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
　重典柳祥柳仁徽顧命元老惟睡在卿感奇正而不撓
以畢己而乾戡橫亦何尊任之近僭七命稱偷生無重視

死如歸彼孽非自作實緣指無詞有搆成禍穽文致大獄
誘德應以免死俾誣其服教毛擠以謊言遂以爲證請張
眭感鍛鍊羅織畏清議之間蔓掩衆口而盡劉至於鳳城
君之罹禍實由金明亂之誣陷流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
知讒人罔極慈母之以所見起致維城之斯壞雖同氣而
莫保尤有痛焉不忍言者梓宮方臨外家之血肉狼藉橐
書僞控內庭之搒掠慘毒非惟肆誣於內殿實是章禍於
孝陵有擢髮難數之罪無一毫可紀之功乃脅制君父敢歃
銅盤之血污辱宗祊至勒鐵券之名雖謀詐極其巧密而
黨類自相矛盾許磁歎鬼神之難欺仍發授荒齋仁悔小

人之不免竟被奪職削礦奉其友順朋而因憂致疾元蘇
諫其父凶逆而逢怨坐謫敗露之形雖掩凶黨之餘未蔵
餘禍所及屢獄愈酷神人之交憤極矣邪家之不亡幸矣
然而白日中天雲翳漸釋寶鏡當空魑魅莫逃即先王開
悟於末年痛斷凶欺蔽於初服量移遠謫之臣稍釋逮坐
之孥雷雨之澤未霈沒存弓劍之痛遽纏臣民予以眇末
之　印付艱大之業乃休皇考之志親承慈殿之教當丁
卯之惟固旋用舊人逮庚午之廷多思操公議李芑鄭順
朋林百齡鄭彥慤等削奪官爵柳灌柳仁淑復其職名丁
未己酉被罪之人復其職牒還其籍產一國之　維新盡

革先祖之事未敢輕議顧輿情之益激仰天道之必復刻
柬朝親經變故在當日洞燭事狀乃於一病之痛留命雪
四人之冤于於是詢及大臣即命復濯仁淑職名惟任瑠
事體至重猶且待題節以國言未已衆怒有甚於水火王
候惟幾慰懷匪在於藥餌國乖其是天不容僞慈於日月
命給任瑠職牒罷衛社功臣收其錄券亟達慈殿且咨廩
情不弔降罰未乃頒敎罙深推痛越茲布告於戲俾究許
罪既終先王之意聞國承家永絕小人之禍初命大提學
金貴榮製進詞意拙畧上曰此是國家大事當辨明義備
以曉中外豈可草〻如此乃改命李後白製進 傳曰尹

衡以狡之人處肺腑之親與尹任權勢相傾互相猜疑而
明廟仰孫元衡肆毒芑順朋百齡等相與附和欲以任為
不自安以淮青為禍形迹而搆寃誣為鼓書驚動宮闈並
元衡妖妾於大內簧鼓邪說反順明蹤上而任灌仁淑一
時誅戮　叛逆大臣大罪不敢服而空罪可乎恐人心
之不服假衛社之　名强要君父之尊同歃盟壇之血明
亂之客巷繼起巧為機穽終見大獄詩從應而誣服世遇
鼓毛鑽而為證稗宮在殯恣行杖烙咫尺宮禁血肉狼藉
至獄出宮人罪之先王至親横羅杖殺仁廟　嗚獮無
遺端人正士駢首就戮明宗以仁廟介弟入承大統兄亡

甯反古今通誼臣子有何他意於其間哉元衡以私嫌減之扵任而不足則移之於仁廟移之於恭懿殿其為凶慘有不忍言者文定在深宮之中明廟沖年同未即位豈知奸人誣罔哉任以武人一朝失勢讒與為逆獄以任之三寸徑終受其禍任果有逆狀忠順堂入侍芑順朋等豈只以不自安存形迹為語且芑等以仁廟為未踰年之君其為無君不道之罪極矣自有天地以來奸凶之毒未有如此之酷也鄭磏以順朋之子泣諫而憂鬱以死李元祿以芑之姪面爭而不免屏出史筆直書之安命世趙濂竟被誅竄閔齊仁初參勳盟自知不免小人歸悔恨之色形而

於言語詐碰首謀鎭動而後以天地鬼神不可言自抵家
諭公論未泯人心難誣據此可知國人莫不歸曾 心而
凶議狺狺數十年間是非顚倒刑政紊亂國之不亡幸耳
事雖已往其事之是非今明人雖已亡其人之寃枉可見
先王晩年頗有開悟疊務議論之臣全釋尹任之妻孥事
將次第舉行而弓劍遽捐可勝痛哉逮至庚午上自公卿
下至草萊之士交章爭論乃告慈殿削奪順朋等四凶官
爵洗滌柳灌柳仁淑之罪名丁未己酉被寃之人亦皆還
給職牒又於今年恭懿殿以四人之寃下教故命還給
兩柳之爵而瑠任則事體重大予猶持難先朝同盟大事

不敢下手今章勢至此尹任及鄉職辭還給順明等削奪
十一年戊寅二月京中游手閒中朝印付朝服欲效資生
呈于政府憲府請受各司價以資生利許之反以活字印
之責于各司及外方人皆便也至是上見之震怒曰刊付
朝服與私設吏局何異若流傳異國是彰國之惡也主議
者命照律遠竄　經筵官姜緒言殿下叢視君臣爲一
世許多病多誑驕字中出來盧守慎曰姜緒之言在於
啟已有雖虛受而窃覵天顏無難聽之色古人云君明主
直殿下能容諫如此宜乎有直臣上曰緒之質直予素知
也

十二年己卯毎中樞白仁傑疏陳時弊曰宿閒沈金今黨
大臣近臣議俟鎮定之計為補外之舉然朝著不靖浮議
雲興朝士皆入東西指目之中駁論一人則衆必譁然曰
某是某黨故被薦也臺諫銓官不能措手足為士流者雖
欲慷慨論劾恐上疑其相攻擊下疑其斥己也東西二字
即亡國之禍胎也今日可用之士皆入東西之目以西疑
東不可以東攻西亦不可若盡斥東西則是空殿下朝廷
也必須調和使之同寅者其君子之論乎曰又趙光祖功
德宜從祀文廟又請飭邊備修軍政繕兵械、山戎海寇
事令政院騰書以備省覽　大司諫李頊上疏陳東西今

黨之由調劑策曰東西說爲今大崇前輩士流一出東之西之名朝著無全人亦可謂士林之厄會也義謙孝元皆臣所知論其人則皆可用也語其失則可謂兩非也義謙何人乃以外戚欲預政事乎此則義謙之非也孝元何人乃不避嫌且議謙詆自取報怨之名以來交搆之吾今此孝元之非也攸司之律延及吾類至如鄭澈忠清剛介金繼輝清白自修韓脩恬靜 並加黨邪之名必欲吹毛覓疵時輩欲盡斥西人强定國是皆東正西邪然後乃攸以爵之噫朝廷殿下之朝廷官爵國家之公器也當以公論用一時之人才兩人是非之下有何大關乃以此定其

舉措乎顧下臣疏于大臣使之流播東西惟賢是用上以
疏辭不中命遞職掌令金誠一犯顏諍諫彈劾不避上而
問曰近來廉恥何爲其然也誠一對曰身爲大臣亦受人
賂廉恥之喪無足怪也盧守愼伏地曰臣族人爲邊將者
以臣有老母寄一船來受之上曰臺諫直言大臣引過可
謂兩得遠臣素勵如是於爲國乎何有
十三年庚辰以鄭逑爲昌寧縣監逑謹於禮學律身甚嚴
論義英發屢除不就至是如乃拜命上問曰爾師李滉曹
植氣像學問如何對曰滉德器渾成踐履敦篤工夫純實循
級分明植氣局峻整才氣高邁超然自得特立獨行上問

大學工夫對曰先儒言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帝王之學無一不在於此上曰治邑何先對曰欲先設學校又若保赤子上曰名不虛矣

十四年辛巳掌令成渾承召入京上以其有病命給馬轎不得已上來以病辭遣引見于思政殿問大道之要今古治亂時政得失且曰欲見顏色其勿俯伏渾起坐上取覽其乞退之疏再三勉留又上疏極論時政得失政院請下其疏于大臣令有施行答曰疏中多譏議大臣且欲盡一國之紛刷更之此則未穩而誠亦難行也　左相盧守慎以疾辭鄭澈製不允批答曰大臣無可去之義而有必退

之志則不可苟為謀身而負國也自卿受立之日寔意得
人皆以為至治可見而民至于今蔑乎無聞此何寡獨人
之治也臣且君臣相警飭躬補過之不暇尚可忌懷私計
而忽大義乎議者以為此拙近於論勤上乎教勉出曰惟
卿山川間氣星斗文章學傳伊洛之脉道為儒林之宗黃
閣十年隱然有喬嶽之功九鼎之静以予不穀得免於顛
沛者誰使然也卿昔在瘴海沈淪于外天具戒者動心增
益 為大用還予即承旻立台輔是以卿授予也方切仰
成之深遠見孔退之狀卿以予為不足為也如以為有過
也明以論之予將安受而承之守慎感激而出仕 而司

請罷青陽君沈義謙不允時有流言補義謙於上宦　時
猶畜起復欲以專權鄭仁弘欲劾論李珥以爲此事不近
人情今若論劾則人心疑惑惹起不靖力止之不得　智陵
有火災大臣請上素服三日李珥曰智陵是君上之祖先
於百官無服更素過矣　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上曰致
朝廷不靖者此人度職足矣何可擬臺諫乎於是士類多
不安李珥勸朴淳抹解上曰雖非孝元豈無可用之人乎
終不釋然　上問大臣曰度支未得其人如有盡職者何
拘品秩擬薦可也大臣以珥爲對特擢戶曹判書上延訪
弭災之策珥請設經濟司以大臣領之擇曉時務者凡有

建白商議定奪以革弊政則天心庶可回矣又請修舉祖宗良法之不弊反近規之貽害生民者革除之上不肯從也

十五年壬午右贊成李珥進萬言疏極陳時弊答曰鄉既但是忠悃眇〻寡昧可識不逮事淵心遠當賛省留念焉又陳修己治民之道上欣然酬酢因曰用臣之策三年不效請伏欺罔之罪上問左右掌令洪可臣曰此之出臣是祖宗所創若歲久頹敗則其可曰宗祖所創不可修改而坐視頹敗乎必須鳩財聚工朽者改之毀者補之然後方得重新何以異哉上然之

十六年癸未兵判李珥因病乞解不允因教曰兵政之弊久矣更張政紀是卿志也試能建奇運謀盡流弊作為養兵之規於國家幸矣　北界藩胡作亂陷慶源鍾城府使申砬擊却之北兵使李濟臣以失律兩司論劾配儕山

三月兵判李珥陳時務六條一曰任賢能二曰養軍民三曰足財用四曰固屏藩五曰備戰馬六曰明教化上下于備局又啓經筵講後燕間之時使對盡言上許之臺諫權克智黃廷彧以為無時請對慮有後弊答曰爾等欲君臣阻隔心術可知　兵判李珥陳時弊略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先治其本者似迂而有成只事其末者似切而

反害以今日事言之和朝廷革弊政本也調兵食修防禦末也縉紳之主論多東人所見不能不偏排東者抑之斥西者揚之故僞人才懷士習莫之禁遏臣只欲調劑而反以為扶西抑東一被疑沮百謗隨起上下未孚縉紳不睦聖明在上雖無士林之禍亦知後日不測之變萌於今日乎南衮沈貞寧有種乎夫得人之説老夫常談而換以實事更無他策須早使未出身者得為憲則風采可觀不久還收士類失望人才不進今日上下以塵源為可憂必欲得人豈塵源重於一國而　重於六卿臺侍乎改軍籍修貢案并省州縣久任監司臣之切望也公私有武才者

自備糗糧入戍北邊無武技者入粟于邊以備軍需庶冀許通賤隷從良可以備衛策矣僉曰國事自當任之議于備邊司 上令備邊司各薦人才朴淳薦成渾才德俱優金汝昀崔慶會徐益文武兼才金貴榮薦儒將金時武將楊大樹鄭芝薦成渾才行卓異鄭惟吉薦儒將尹先覺武將徐得運李珥薦成渾可任經綸成允諧有才德鄭述有英才 北胡之圍鍾城拔護射手而官無戰馬難以應猝兵判李珥繼乙卯戰士掠馬從所募中老弱並願納馬以給應赴者乃下令募之於是納者雲集戰士行息且眉且須上允之行者留者但以喜公私便之一日邊報入來上之

不時召玥玥進風眩力疾趍命疾甚不省卧矣旹於是臺諫以驕蹇慢上劾之玥陳疏引咎答曰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疆埸有事方藉卿謀猷撫定安輯其勿疑阻以副予望疏入上促命就職教曰寃寃千載君臣相遇做工業去絶無卿不聞尚者之教許予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言鬼神知之卿何欲辭去玥乃詣闕自劾答曰在卿雖當如是予者有一毫疑卿之意豈敢至此於是臺諫宋應漑納柳永慶鄭義洪海許與翰許筠等以無臺諫處義至上有從下殿上將欲何為之語上以手教下大臣曰近因李玥言語間事臺諫相激此之於誤國小人此非蔑於儒然

也大臣回啓教曰李珥決無出仕之意兵務甚急姑遞其職以安其心當此北胡兵起國家將亡之時朝廷淆亂賢邪莫卞何以為國予不勝痛心嗟乎李珥其好歸鄉閭高卧白雲誰得以羈縻哉珥聞此教遂歸石潭　護軍成渾上疏曰三司舉劾李珥加以無君誤國之名珥之愛君憂同出於至誠惟知有國不知有身然氣質如此故病痛亦有之有率爾之病少沈密之氣其性　直無循餘外貌之能志大而濶於細故自信而不隨乎時俗故愛之者鮮嫉之者衆及眭量之裝謂之驕蹇慢上非其情也三司因微罪而加以誤國之名願殿下卞其忠邪商議得失使朋黨

奇中之禍不在今日也答曰有號忠憤激烈奸謏聞之要
足以破膽信乎君子一言爲國輕重也命召三公視成渾
疏曰李珥之攻排誰所爲也其朋奸之類又誰耶辨別以
啓朴淳啓曰李珥憂國忘身赤心靡他近與同事益見才
大宋應溉許篈與珥有嫌不同其議甚爲非矣金貴榮曰
人有四邪而外善外和而内悪者今珥之心術未能的知
不可輕以小人目之亦不敢以君子譽之成渾欲操言根
而罪之若熙則權奸用事無敢言者矣傳曰予以不知是
非忠邪問諸大臣而左相金貴榮憚於甲乙乃鼓依爲阿
苟容之態古之大臣曾有如此者乎都承旨朴謹元等而

上下教大諫宋應溉啓曰李本一緇髡棄君親得罪頊人倫化身還俗恭養權門出身之後爲沈義謙所薦拔義謙於頊有成就難忘之恩頊於義謙有聲勢相言之方倡言調劑保合之說簧鼓一世　半載怨反蒼生東銓一歲濁亂仕路直所謂賣國之奸也至於成渾爲朴淳所薦揚與義謙所薦親好李頊情踰骨肉故惟知有三人而不知有公論金貴榮非不欲示別以啓而不敢以爲君子者其意有在大抵此輩只知死黨不知有殿下誣上行私至於此極上特以應溉出爲長興府使許篈爲昌原府使堂劄極論朴淳李頊相爲締結之狀兩司列淳十罪應教洪

迪論朴淳等三人蘇應洪等三人特旨金孝元為安岳郡
守權德輿為星州牧使洪迪為長連縣監　八月鄭澈續
夕請言李珥為僧時〻議停擧沈義謙解之其後薦擢皆
沈之力也洪迪曰商鞅因景監見李珥因義謙進亦何以
異乎上曰李珥不過為誤國小人我不過為輕妄主汝等
爭此事能挑泥揚波辛王子師傅河洛上疏曰今日珥
去明日淳去又明日渾去髮遯荒山人去國亡三賢乃士
林領袖而被人誣同惡好同重氣像愁慘聖上孤立無敵
言者朴謹元以洛為偏黨啓斥之答曰爾等欲杜塞人言
掩蔽聰明如是而欲為何事耶　太學士柳拱辰等四百

八十餘人全羅道儒生徐台壽等二百四十人黃海道儒生柳芾春等一百八十人為李珥成渾上疏伸卞荅曰今觀疏辭爾等意氣如此何憂國事而司洪汝諄尹承吉等劾斥拱辰救謹元等荅曰宋朝六賊當國李綱去國太學士陳東等上疏極論千載之下聞其風節尚不覺提袂興起矣今茲館儒倡義抗章其忠肝義膽凜凜有不可犯者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公論焉得而廢也況其正直之氣邁青松而挺孤節哉予以千乘之尊尚此屈己而下彼幺麼叢臣暱伏近密邇為朋比掩蔽聰明欲踵黃潛善所為兩司反為

仲救耶學儒申碟疏卞曰妖奸輩陰嗾親舊子弟之冠儒
冠者使之呈訴內則朴謹元壅蘇聰明外則金應南禹性
傳洪渾金瞻金睟輩專擅朝權松立黨提翼例君父有同
嬰兒臣言不公請斬臣頭寧與渾鎮同日而死也答曰直
哉若人也爾勿礙　守邊疆慮不敢近爾又奮不顧身抗
節斥邪是爾之一門所出忠氣為國報效若是也　三司
合啓朴淳答曰爾等以義論爲甯於國中扡一時名臣賢
士之異於己者必驅於其中領相之為人松筠節操水
月精神忠勇之度幽遏雅而成性清慎之德掩白玉而振
采照其視義論若將浼焉則雖論之十年豈有可從之理

乎以特旨洪汝諄為昌平縣監洪進為龍潭縣令金膺為
知禮縣監　嶺南儒生河　上疏數李珥之罪湖儒徐
台壽又上疏伸卞極言李珥成渾朴淳之賢論卞金孝元
禹性傳等十一人罪又言韓戭事傳曰成均博士韓戭忽
館學陳疏柳拱辰等多數停舉此前古所無之擧下義禁
府推問傳曰両司并遞差　傳曰宋應漑一門皆戾氣所
鍾特為減死慶源府竄配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近日朝
著不靖專由沈義謙金孝元両人并欲遠竄何如皆曰東
西分黨雖由此人今皆補外無關於朝廷不必加罪上曰
朴謹元宋應漑許篈予知其奸遠竄如何皆以為此人雖

有過越之言聖明之下不可以言獲罪鄭澈曰此人不可
不罪以定是非上遂乎 敎曰憸人在朝朝著不靖司寇
失刑國是靡定爰舉放流之典永為來世之鑑譚元等以
憸邪之性挾斗筲之才締結浮薄之徒作為朋比之黨互
相汲引盤據要津或主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聲
勢簧鼓邪說擅其權衡將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朋
比之迹已彰尚稱公論挾憾之態盡露自謂直節事皆同
敎言實誣誣忠良屈抑惡己濁亂極已羣小得志罪難逭
於誤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施推輕之
之典遂命竄應溉于會寧譚元于江界錚于甲山 九月

修撰金弘敏疏斥李珥答曰以李珥爲黨其能以此動予乎噫君子也不患其有黨惟患其黨之爲小也予欲法朱熹之說欲入於珥渾之黨自今以後爾輩爾予爲珥渾之黨可也若有詆斥珥渾者則必罪不赦　李珥在海州上疏辭職答曰噫天不欲平治我邦家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也天之於卿可謂曲　而玉成矣於卿何損焉除吏判入京請放三窠仍乞致仕皆不納　領相朴淳上箚乞免答曰卿清愼雅度愛人下士之色立朝允矣鎭物之喬嶽展也濟川之舟楫方切倚任之志詎容休退之章　吏判李珥陳冒

居有四不可引見慝論因請三覆須從寬貸韓戩之死律
太過又言鄭洛立斷点之事上曰此豈可用乎又言鄭逑
可用上曰召之不來奈何徐當更召矣問金宇顒何如人
對曰善人而是非不明之也　諫院論李景憬忘啓爭
端李徵論議不平衆應激得罪過中又論鄭澈本以剛偏
忌克之人交構煽亂使士類分裂東時傾陷無所忌憚殿
下務欲鎮物而此人在朝陰用巧詐必誤鎮定之計觀其
處心必欲生禍搢紳請罷職答曰是不過欲去鄭澈而并
及兩李使予見之認為和中之論兩李既皆邪黨依啓鄭
澈其心也公其行也方其舌也直故不容於世見憚於人

若其當職盡瘁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直所謂鶴班之一鶚殿上之猛虎須於薦引讜言斥邪予因知今日得此謗果然矣若罷澈是朱雲可斬也　吏判李頊引見上曰予如漢元帝不能斥遠小人國幾亡矣對曰一時自謂士類者其論無識見而然也邪奸則不可不辨今之是西者未必皆君子是東者未必皆小人今則用之難矣上曰既有卿予當委任之朴謹元雍蔽上趙高也韓戭循李斯也

十七年甲申儒生朴濟上疏曰東人曰金貴榮是非不知鄭逆行斥賢黨邪謹元宋應溉許篈倡禍之鷹犬也金孝

元徐仁元金應南金睟洪進倡禍之指嗾也李山海外示
忠厚而內藏陰凶朴承仁李墍姑騖頗能金宇宏凶邪洪
渾巧詐洪汝諄奸慝鄭熙績冥頑禹性傳麁鄙李景憬虛
誕李徵凶頑又斥韓戩金信元禹俊民俞大禎金宇顒雖
良善亦以其兄未免誤人盧守慎變其舊志附於奸黨答
曰有懷必達則有志其說則妥矣　命擇駙馬毋避李姓
禮判柳成龍曰劉聰納劉殷女綱目大半襍糅唐昭宗取
李茂貞之子此迫於強臣不可法也遂寢　大憲鄭澈劄
請三竄畢務答曰此言幸而出於卿之口不幸而出於他
人則予必有處之之道矣

十八年己酉設校正廳命校正經書訓解遂召經術之士
鄭逑崔永慶洪可臣韓百謙鄭介清為校正郎 義州牧
使徐益上疏論鄭汝立李 珥朴淳鄭澈之非仍請放以
三寮以安朴淳鄭澈使復其位尾陳沈義謙宜置散地無
預國政不必暴揚其過使不自容於是三司李栻等論其
眩亂天聽冀報私恩 命赦宋應溉朴謹元許篈等上問
大憲具鳳齡曰三臣言李珥臣奸珥果姦乎其眞陳對曰
珥雖不為巨姦固輕率人也自是己見不聽人言雖不謀
國使之為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盧守愼曰珥人
傑已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雜以俚語滞汗不渴

八月傳曰青陽君沉義謙以險陂之性挾城社之勢立黨朋比擅弄國柄外而朝廷命令內而宮壼舉措無不指揮擊君父手足鉗朝廷之公論方居父喪竊爲起復毒而殺弟嫂冒稱內疾吹噓比附之人驟躋崇顯之列所謂士類如朴淳尹斗壽根壽朴應男辛應時李濤海朴漸之輩定爲死生之交表裡相應聲勢相依張皇氣勢恣肆曾膽肺結膠固牢不可破政無大小無不籌劃邪說充塞巨論消亡如洪聖民之類當初義謙之親友因以拔身雖以李珥成渾之爲人或以親戚之厚或以交游之密亦受其牢籠而莫之覺是非顛倒國勢搶擾至於十餘年馴致朝

廷之不靖士論之携貳而不敢救遠至補外之後猶不知
戒敢入京師追逐所親昏夜相從論議時事後為變亂之
計無所不至如此之人豈可尚帶官爵保其祿位以基他
日之禍乎論其罪惡合置重辟亦從末減只罷其職以示
曲全之意　生員李貴上疏論兩司論沈義謙而指李珥
成渾為黨與之誣答曰汝言已是　海州生員趙光玹等
論李珥保合東西本末又曰珥在海西時李潑貽書曰不
可以義謙為小人亦不可以義謙之儕輩為邪黨金肅夫
宇顒柳而見成龍亦如此云則當初潑輩所論與珥不甚
相遠今乃趨附時論反斥珥是何隨其生死有前後之異

年李貴又上萬言疏說卞上以疏中所指条問對曰浮躁
好進者白惟讓盧植宋言愼李好閔盧禝初附義謙而後
攻義謙者朴謹元宋應溉尹毅中有相識非類之化者李
山海也山海贈義謙詩曰洛下春來重相見山谿夜黑消
相迎此臣所謂曉夕相隨者也奴顏婢膝者鄭澈績也
十九年丙戌公州教授趙憲上疏極諫李珥成渾學術之
正忠國之誠斥時人謗賢誤國之罪上優荅副學丁滄福
劄論趙憲之謗矣荅曰莫若反躬自省
二十年丁亥春倭賊乘冦全羅道以邊協為防禦使金命
元為都巡察使往討之協入對曰此賊風至初無入冦之

許想已過矣未到界賊遁　九月賊胡施鹿島造山萬户
李舜臣擊走之　十二月日本關白平秀吉遣對馬島倭
橘康光通信書中有天下歸朕一握之語上以日本篡
弑之國不可接待来使議者以為化外之國不可責以禮
義依例接待以水路迂遠不許送使　趙憲上疏論鄭汝
立凶悖至比界促不報
二十一年戊子謝恩使俞泓迴自京師奉勅特賜會典成
書来宣以宗系快雪告廟頒赦録光國功臣俞泓等十九
人上尊號　北兵使李鎰襲會寧穩城吉州慶興軍襲胡
破之剿滅諸部落　日本使玄蘇平義智来聘趙憲自沃

川徒步詣闕上疏曰不得已通和則請以三事訊倭使而許之其一僧孫當亟去也其二被擄之民㑹導反噬者當刷還也其三歲幣當減也又論盧守慎鄭惟吉柳琠李山海權克禮金應南黨比病國且論朴淳鄭澈之賢又言宋翼弼徐起柳將帥才上大怒曰見此疏人妖也命焚之

二十二年己丑前縣監趙憲持斧伏闕上萬言疏請明聖學省刑罰戒奢侈節嗜慾躡祖統又極論時人欺君誤國黷貨害民之罪至謂將有劇盜內潰外侮難禦疏奏而司交章竄吉州　六月穩城有火塊如人刑飛而向北雷電隨之如冰折聲秋自廣陵至漢江水色黃濁如血三日司

寨院鑰骶鳴如牛吼前修撰鄭汝立謀逆伏誅　汝立自
幼凶狡登第後李珥成渾門名重士友間而氣竟盛壯論
議風生開口則滿坐雖知其非莫敢與爭數詆謹旨遁帰
湖南屢擬清望終不許点素有跋扈之志其叛謀益肆見
海西俗頑亢為黄海都事與安岳人邊崇福朴延齡海州
人池涵斗僧義衍道潜等往來交結揚言曰吉三峯三山
兄弟領神兵或入智異山或入雞龍山而鄭八龍當為王
於是海西籍〻以為有聖人依拯濟民生不久兵起愚民
誑惑乃陰為部署潜謀已定將以冬末西南一時擧兵九
月山僧義岩詗其状密言于載寧郡守朴忠侃忠侃與信

川郡守韓應貴馳報監司韓準啓啓上是十月初三日夜
命招大臣問鄭汝立何如人領相柳琠左相李山海對以
不識其為人右相鄭彥信曰但知為讀書人其他不知上
手擲其狀曰讀書之人乃若是耶彥信微哂曰豈有是事
羨遣禁郎宣傳官逮捕汝立知之與其子玉男及同黨邊
涘朴春龍匿鎮安竹島縣監閔仁伯領軍圍住汝立等探
岩谷間刀斫邊涘即斃又斫玉男春龍不死汝立遂伏劍
而死載屍以來上親鞫玉男春龍供曰主吉三峯其 從
來者吉阜寶㵾恭仁宋侃南原趙惟直辛汝成海西金世
謙朴延齡李箕李光秀朴杙朴文長邊崇福池涵斗僧義

衍嘗從乘云皆捉來承服汝立屍反遻渂屍百官序立碑
于軍晃寺橋汝立蜴徑前翰林李震吉不服杖斃其餘皆
處斬告廟頒教曰春秋著無將之義王法至嚴漢家重復
道之誅罪人斯得茲當鯨鯢之戮合需雨露之施予以寡
眛之姿叨承艱大之業常臨卄載之淵谷庶爾萬姓於陶
甄豈意逆賊之魁乃出搢紳之列逆賊汝立悪其卑棲
踰越虵囊橐詩書有同王莽之欺世譸張符讖鼓畜山童
之陰謀罔念卵育之恩欲逞噬臍之計乃與遻渂朴文長
朴延齡金世謙李光秀朴應達方義信黃彥倫相隨昏夜
己丑歲昇結沙門而騁妖假王丞而惑衆市函隸而都謂

武庫之可禁遣術士於山中睨櫂基而欲摭矯旨以謗方
伯伏闕明今符以擒幾旬取江倉奸計益深禍機遂發擬
殺本兵之長史志欲何爲將犯闕之干戈事且叵測在
從臣而居輦益之首混衣冠而懷猜倫之心亂賊何代無
之未有甚於此者凡民冈不識者皆可得而誅之繼失特
嶭之伏辜已快逆敦之跪斬云云　錄平難功臣朴佩菁
十二人　生員梁千會上跪曰臣在湖南詳知賊情當初
自附於書而李蕆兄弟與之相結交通當路崇長養成內
外諸臣隨其術中初聞此变尊事営救式以爲昔日之忠
太學諸生至欲營救推鞫之際盤問不實外古稱〻三公

殿下股肱猶尚如此今逆賊之結為心腹如李滃李滉白
惟讓親密如鄭彥智彥信者不為不多而猶且伴食中書
出入經幄是王請獨行於蹤賊而遺於近趙憲屢上疏
事得罪投荒使逆徒甘心快志宜堅白還以貫忠言備忘
記自變作之日右相所為多有未安予已疑訝千會之疏
尚云晚矣今反疏下至曰不通稱謂于無目予下　政院
曰未知其書至曰悠悠時事欲陳支離又有可笑等語身
為大臣乃敢面謾予不　痛憤兩司合啓滃彥智竝竄彥
信中道付處仍宣仁福（去就忌殺生脈論之）拮滃階惟讓再鞫杖斃
滃母八十稱子七歲并死杖下惟讓與汝立書多不道語

有曰此人猜忌很愎又曰此人必無人君之量上下鞠廳
斷以逆律特放趙憲憲曾言汝立必叛至是梁山璹時
誦其先見之明即命放釋憲上疏備論逆節之萌又論通
信使為倭虜所陷監司權徵力抵憲曰死汝立尚且畏之
生秀吉來則當如何徵不得已上之上下嚴旨曰此人欲
再踰摩天嶺乎吏判洪聖民擬典籍禮郎望上怒黜聖民
嶺伯　上特下傳教于刑曹曰私奴宋翼弼兄弟舊係朝
廷則必生事奸鬼趙憲之陳疏無非此人指嗾以致奴逃
躲不現尤為駭惡捉因窩注翼弼詣官自首與弟翰弼俱
竄極邊

二十三年庚寅傳曰領府事盧守慎在政府承命薦人而
乃以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進之觀其薦記不覺骨
竪古今安有如此大臣乎朝廷從公議遞置左相鄭澈在
相泥守廢回啓一聽時背作美反自薦舉罪固難逃矣然
不過知人不明為一國歎所歷而然也前念四朝舊臣老
病且甚亦以寬容恐合事宜兩司啓請削奪只命罷職
鄭彥信汝立事黃儀李山海掩覆營救欲訊告者囚湜于
會號彥眘鄭羅汝立文書中有彥智彥信兄弟札大臣當
臺論啓竄甲山未幾命賜死　黃允吉金誠一許筬等使
日本義智偕行至大板城秀吉書契辭甚悖慢有一超直

入大明國易吾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
年又曰貴國先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之語一行惴惴
誠一投書洋中而還　前主簿鄭介清辭連汝立獄刑配
慶源而死　前司畜崔永慶以與賊交契甚密仍臺啓遠
竄　始設增廣庭試
二十四年辛卯三月通信使等與倭使平調信偕來卽悖
言必有兵禍馬島太守宗義　還被擄人云上年六月往
島山殺關國王盛備戰艦擬於明年入寇大明　閏三月
倭使玄蘇至京上使金誠一黃允吉往慰之宣慰使吳億
齡從容問之蘇曰明年將大舉假道犯上國億齡馳啓時

議大駭蘇又語誠一曰朝中久絶日本秀吉憤恥欲起兵端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以此欲報其怨言極悖慢誠一不復與語前年倭使之來趙憲在論闢之上疏請斬倭使上奏天朝至是又上疏言秀吉背約請嚴兵以待叩頭流血三日不動或譏其自苦憲曰明年此時當竄山谷時必思吾言遂痛哭出都門　兩司合啓　敎尊鄭澈擅美朝綱裁制一世請罷職傳曰古者大臣罷黜書榜朝堂盱以眙亦罷伏于國人也鄭澈依古事榜示朝堂　六月馬島太守宗義之遣其男義智乘到釜山言關白大治兵船將犯大明貴國地方等應被搶掠貴國先報大明使得許

知可免此患議奏聞當否尹斗壽黃廷彧以為事係上國
機關甚重殿下至誠事大天日在上豈可隱諱當直上聞
李山海金睟等以為臣恐奏聞後中朝反以通倭為罪上
從以奏聞為是乃於賀節使金應南畧陳倭情移咨禮部
時遼東譁言朝鮮導倭入寇漢人許儀後日在本密報倭
情于中朝琉球國亦遣使特奏獨我使不至朝廷大疑之
閣老許國獨言曾使朝鮮知其至誠事大必不如倭叛反
應南至羣疑稍釋八月　全羅監司洪汝諄啓以吉三峯
為崔永慶自稱見拿轉相告引竄讒言杖慶死獄中　修
築湖嶺城邑備局議倭長於水戰請專事陸地防守故也

是時倭釁寖以啓以金睟李洸尹先覺爲慶尚忠清巡察
使巡邊使李鎰申砬点兵于京畿黃海道　擢井邑縣監
李舜臣爲全羅水使柳成龍薦之也　十月遣韓應寅等
專奏倭情續遣申點等陳聞